

管子

二十三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九 | 五 | 六 | 六 |
| 一 | 〇 | 八 | 〇 |
| 一 | 三 | 四 |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〇〇 | 九 | 五 | 六 |
| 函 | 〇 | 八 | 〇 |
| 一 | 一 | 三 | 冊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9566 | |
| 冊數 | 13 (13) | | |
| 函號 | 300 | 7 |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英字典

淺草寺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

張榜評攷據
地數國用詳
緯通古

姚樞評陶天
下及刈莞語
物異

揚慎評丹沙
黃金一段如
雲珠玉滋此
亦文之見榮
者也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
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
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
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
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
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
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葉水心評金
從水出以制
用

沈鼎新評天
地財利善用
之便不竭

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
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鏡矛戟。是
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
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
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止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

柯潛評金玉等物非先王不能制

朱養純評守財能因全在理號令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

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

郡曲。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欲人憚役而競取粟。

孔穎達評亦是一意

鼓十二解春通聞散巨橋矣不聞以市緡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為說民舉所最粟舉盡也以避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緡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

劉涓子食鹽數織悉不爽

張嶠評行權以宜民民不知

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金五十升加一耗而金百升加十耗而金千君伐菹薪煮沛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買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沛水以

管子卷二十三 四

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春通主母聚備煮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而行

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端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寄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

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

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

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

下矣。

善評善用本自富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今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

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

朱長春評散散敘次文議俱有可觀瀉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管子

卷二十三

五

梅士亨評聖
王鼓舞萬民
要在默運其
機易曰神而
化之使民宜
之以除害而
兼之得利故
財幣不迫于
上而猛獸已
除于下

郭正域評列
述數聖大會
骨氣通古

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春通勝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財物，隨山澤之人。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

楊悅評皮裘
等用亦故然
之習

沈鼎新評用
原隨入非堯
舜必用數

皮。雙虎之皮，以為裘。春通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聞裘何必言雙。旅幣有虎豹之皮，雙武之皮，其為庭實耶。委質，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也。如委質耶。卿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幘。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反。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羔，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千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李泌評以數
制二五則財
用不盡

朱養和評守
口耳目便新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
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通春
凡天產陽地產陰為二金木水火土為五七者人之
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

不足以其故以
數制謂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
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
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
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
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
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何俊良評封君之臣語所情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饑厭春通讐厭售而足數也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

郭正域評因兵奪農而賈人得利非英也

李泌評上操本始利始有所歸

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春通漢吳筴反無乘於兵加之數也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春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未流之卒重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卒之利矣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春通在涂衢塞後之關權本此立貨而行君衡其賈也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春通。左右即陰陽。

孫軾評調用
備賞法極周

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重相因。則利常倍。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減羨以備賞。春通。輕重五穀以調。用則買不得。市三分之間。積餘減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其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沈與新評奪
富子貧故能

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

周元合評人
與矣食何可
去
黃震評守神
虛與禍居句
龍傳

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入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

管子地員篇

十

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而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孔穎達評金從穀幣為高下則用利

揚悅評金權馬制揆度最當

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春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春通高下中幣。金之制，此亦所云揆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張榜評百乘
千乘萬乘立
市處確然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

趙用賢評惠
為用米萬民
其用力趨時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四。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

朱養和評先
王謹始正以
防飢寒

管子 卷二十三
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擲。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姚樞評秀色
如沐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

朱長春評三
代尚忠實文
數殊用一如
此

劉總評輔已
一民安已各
有其法

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入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春通驅猛獸以利澤，以子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輔已。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樸，以壹民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入御人。偃武右文，以為固而安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

張嶼評五家
之法非後世
專利之弊

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僥。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春通固山澤而童竭之。利筦于上矣。械器益利而搏流守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蕃于澤矣。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所設，盜之所藉，無惟乎絕聖棄智，蓋塞源之說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奸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春評好譏者嚴

沈與新評好
譏或變是其
輕重處

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桑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諛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春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藉非術。鉤之勢致流然。夫

梅士享評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繡纂組得桀粟而

奪之流此好事之証然自可為君縱樂者之戒

程敏政評來財致民創議遂演

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窮民無以與。正籍者。子之。長假死而不葬者。子之。長度。春通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漏澤之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梅士享評湯
必不陰事女
華曲逆以傾
桀此好事之
誣然自可為
君信嬖寵之
戒
蘓軾評陰陽
語奇而詭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
溺。施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
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
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
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
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
此湯之陰謀也。

春評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子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

岳正評五戰
義整然

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亦其積心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一。故王繚李斯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此為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為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那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備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

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續按如字當作之字言與死扶傷之

孤也。茶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室。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幣而給養之也。春

通傳戟。謂死事。寶。謂賞言白首。管子對曰。吾國之豪

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

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

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

春通策。士但言富強。然必先富而後。故君請縞素而

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

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

沈氏新評
非富不足則
輕重宜衡

朱養純評國
勢強于民心
信夫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

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鉅之數不得為侈春通曰

不左不右故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金鉅無止遠通不

不得侈矣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

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

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

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

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沈維垣評酸
然一語更奇

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
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
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
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
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
牛馬之力無所因春通此句言人不可恃牛馬絕
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
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曾彥評生不
若聚窺利之
原

楊慎評靈酸
則較至委骨
則狗來

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
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輶苦禮切者而重藉於民奉繼王
而使弓弩多匡輶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鴟鷺之舍
近鴟雞鴟鮑音保之通遠鴟鷺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
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
解匈弓弩無匡輶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
對曰鴟鷺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
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鴟雞鴟鮑彼十鈞之

弩不得槩。不能自正。故三月解。旬而弓弩無匡。較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勢。

郭正域評室民聚百俱不藉而藉見神恐未然

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殺。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梅王亭評前云立祈祥以固山澤正謂此

朱長春評祭之用魚。幾何而巳。百倍異日說夢耶兒戲耶。

朱長春評春秋之時。越荒遠。小侯耳。曰莫強是兔。藏而露尾也。梅士享評前海王因人之山海假之名。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九

有山海之國
此因國之無
水曲隱教之
為利涉之民
皆善相天下
之機而頓握
天下之權
揚慎評水齊
者吝之于水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今日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日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

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莫之績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

大曰薪小曰蕘一束

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菑賦評令禁
一節亦不專
利之意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疇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疇有所儲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梅士亨評若
國手奕棋局
局日新不必
一枰之為權
故于楚于燕
于齊無所不
可

管子

卷二十三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
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蓄石也春通黃金中蓄石以上不操輕重而
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
倪而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
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
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
君伐菹薪草枯曰菹
采居反煮沸火為鹽正征清積而積之桓公
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

朱養純評禁
煮鹽而託以
農事戒自大
夫權之用陰
也

朱長春評當
時分國可用
糶鹽直罷封
建有行而無
糶然則下之
食鹽上之引

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
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
衆無得聚庸庸功也春通庸募役也與庸同
謂趣民干農不得募聚以煮而煮鹽
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
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
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乏也國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
食圍圍與禦同用鹽獨甚桓
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

管子

卷二十三

二十一

鹽相減于古
不知幾矣

管子 卷一 十三
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揚悅評賈人
乘弊是通病

李泌評謹守
宜思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筭曲之彊。若此。則絺絲之籍去分而歛矣。
續按。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筭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絺絲。以償昔日游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朱養純評
財耳為給為
歛法亦便

葉心評守
洩互用斯能
制輕重

管子 卷二十一
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芟次日樹麻次日絕菹
次日大雨且至越芸壅培六時制之春通本末之于
制之趨于農而輟于賈也不至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
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沈鼎新評易
夕具而一怒
讓利何極

張榜評君不
得不求于民
奈何無止

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
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
家有正食而盜食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
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
其則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
民無以待之走凶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
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
敗

春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千場功。令穀入于市。賈之筭。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箴顧以反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攘其利。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張嶽評藹然王模

孔穎達評此問有軫恤深情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疆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

是非評可因
不因便非好
心

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春通穀金幣為三准。操輕重以流為同筴。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

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朱養和評在
費果可慮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

郭正域評審
金粟輕重之
數可無憂用
矣

管子

卷二十三

故善者重粟之買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
二十鍾者八萬金買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
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
於輕重之數然

姚樞評人肯
為利死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笈桐鼓
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續按用
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
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非大父母之
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于朝爵祿不隨

蘇軾評慕祿
賞則無遠險

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歿其列陳
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
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
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
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
莫之能圉

梅士享評非
貪四夷寶玩
也所以通其
貨于上國令
彼亦目珍其
貨之奇期于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
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他卧切
落毛也服而以為幣

管子

卷二十三

二十六

必達且得以歸塗之便載吾國之廉亦招遠一策也雖然使管子當武王之時承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德游於天下其招遠又不止此

朱長春評崑崙去中國甚遠漢翁河源猶非真崑崙也止曰八千里意西蕃別

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瑯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
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
者。白辟也。然後八千里之禹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
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
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
不得而朝矣。春演珠象文皮。白璧琳瑯。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之產。皆爭鬻其寶。以為

右高如小西天之類耶

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
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今中國四方之夷
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
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
市為服也。此中國馭夷之大權也。

日本 美濃 武欽 繇聖 護父 按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管子卷第二十四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唐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楊慎評流之
殺也飛鳥下
走此疑于蟻
渡矣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
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
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

劉勰評色澤
娟好

朱長春評沛
金木于丘壤
東西南非于
朝夕都不相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
則遠者疏疾然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
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
霸春通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興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効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
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
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
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沛
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

沈鼎新評說
國策之成鑿
然

柯潛評如列
海珍山寶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稭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
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
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崩山此皆距周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
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
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燕軾評織悉
異燭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
一耨一椎一銓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釭一鑽一鑿一鉢奇休切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
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時桶切然後成為女請以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今發徒繇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郭正域評量
重計贏數語
不減王者

朱養純評義
則饒淫則貧
可卜民與國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
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
為上虜矣春通虜者奴使之也
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
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壖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春演沃
土之民

孔穎達評輕重高下宜通

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瘠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兩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矣。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富可知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鎰而鎰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鎰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

張嶠評歛強求則足府怨

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公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春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揚忱評食為民天少則不能令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凶。待五穀者衆也。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

管子

卷二十四

一四

之淺少者。國必不。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可以戰守而亾。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朱養和評語
適上懷擊

沈鼎新評辟
方都全在因
天辨地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辨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

張榜評賞士
之術大有籠
駕

管子 卷二十四
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勿易牙賓胥無
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
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
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
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
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
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
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
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

朱長春評報
德曰。爭名此
素賞得要領
處

沈維垣評衆
心成城信然

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
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
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
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日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葉水心評
曲防得體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
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趙用賢評不
入公稅藩弱
殊可危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
人不得籍斗升馬去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垠墾不爲
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馬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
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馬春通
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
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土爲耕不入於
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
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
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
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
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

管子對曰請以

朱養純評置屯籍農亦一法

梅士亭評有兵無兵粟藏

管子 卷之十四

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

直類

李泌評令農夫勸事便是益

兵。則以賜貧。眚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管子 卷之十四 八

程敏政評城藏正以益農

郭正域評持籌確然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初警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千野人將發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春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澄明也明穀則

何俊良評四秋立論新篇關池

習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纒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曾彥評儘繼
悉

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今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
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
水

朱長春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
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勸說而演
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賈之所不屑童兒之
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况于伯議既陋鄙文亦
瑣屑修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
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梅士亨評此
陰語也齊人
以肥已管子
必不爾姑取
其朝天子耳

沈問新評借
石壁以收財
托天子以令
人亦是詭處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壁刻石刻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丁仲四千環中五百好倍肉璧之數已具管子西

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

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

不得以形弓石壁不以形弓石壁者形弓朱子也

蓋不可獨言石壁兼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

揚慎評此龜下之言奚奴之所矜也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泉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朱長春評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案。石壁菁茅勉于王哉。伯鳥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免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購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璧。又能禁入馬。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微也。石為壁。束百金。又進塵飯桂薪。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楊士享評為天子之養不

足以此號召天下雖謫而亦正矣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揚慎評秦漢之君因而求之。楊馬之文謹而志之。是可發矣

朱養和評行
事終不越數
子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
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
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劬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
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
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
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
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
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

姚樞評臚列
利貧萌割如
指掌

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
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枿栗田獵而為食其
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
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
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
為食其稱貸之家下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
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劬
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為鹽梁
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舊說評及歸到及號令

宋長春評賈主市也君令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鑲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朝賈令市君
擬一物出以
日中純萬為
何市而信之
一枝一鼓以
決子息而終
責券富將立
貧不徙則亂
耳

人有鑲枝蘭鼓其買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頽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廢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沈繼垣評因
之一字乃制
天下要樞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莖之於萊純
錙綯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
纂莖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准馬是自
萊失纂莖而反準於馬也春通純錙甚微耳而中十
金故纂莖空空則市難得
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
是失此而反准馬也
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
謂豐稔

在正評納東
賑西故準平

而足 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今齊西之粟金五鍾百泉則鑿二十也斗二勝八合
日鑿鳥侯反
泉錢 齊東之粟金十泉則鑿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
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
決其籍齊東出三金而決其籍然則金十之粟皆實
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子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入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
東之人納三金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
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
管子

不盡也。

朱長春評四守皆民之必急市買之必通上守其謝下何以禁其通禁則放絕市擾民貧國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既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黃震評此假神以罔眾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春評即墨之天師被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龍鬪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動。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

沈則新評託
利于天巧取
于人祇益其
仇耳

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
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
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
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
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
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春評不以修德肆赦弭天之災而乘天嗇為利平
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瀆人曰唯財之以財不
可以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

柯潛評形容
陽城大夫如
畫

朱長春評此
猶繆而近于
正黜一人而
國徧施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
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食餘糝齊鍾鼓
之聲吹笙篴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
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
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
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
國中轉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
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
民此之謂繆數

管子卷之二十一
十六

梅士亭評此亦詭計不可復也姑取其不忘戰士耳

孔穎達評術巧而曲

桓公曰崑丘之戰崑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

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

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旌表也皆至白其門而高其間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

師執折筮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

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賫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

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崑丘之

周元會評動以父母獲其財貨謀甚深至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糶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而削其書

所書之債皆消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

貨故國中大給崑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

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朱長春評人君將禁游俠以歸本業漢法刑三人飲而縱挾彈懷丸男女襍水上乎抑賣之買即賈貨賈何遽貧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蚶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空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儻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蠶蚶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春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蠶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市之貧易者少買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

朱養純評去樹禁游關係極大

朱長春評上開游此禁游不計自矛盾乎游手游俠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纈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之民何渠必
樹下眯目而
望山童子塵
塗之戲耳

葉水心評壁
聘困京人爭
趨名矣

管子 卷二十四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春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

曠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祟也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

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

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

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三家君式璧而聘之

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何俊良評政
核精

姓也春通君禮于有功困京何功于國而璧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

實其困京土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

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

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

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

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

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

揚慎評國不
與實爭趣第

管子 卷二十四

十九

曰君操賈起則奈何

楊士享評究物之始終而謹守重流視歲之高下而藏經豫戒故曰左右之流君獨因之又曰物之賈吾已見之也

管子

卷二十四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
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起君穀籍而務則
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
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
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
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
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
春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即廢居之說從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

張榜評三原術有方

按臣疑民守

沈鼎新評守物以御此為精當

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有五
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糸未為糸籍糸撫
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撫之糸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春通也經術之術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二十齊之故春通常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上以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

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
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

管子

卷二十四

二十

故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買之說也右高左輕右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左即輕重之變是故輕軼於買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文籍徵也

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

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

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

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續按刑作

郭正域評窮源至言無

是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入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賢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

朱養和評如此則鬼神不能竭其源

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崋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劉德評輕重成至是頂門針

沈氏新評數
列數聖人之
化似琪花仙
草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鑿生火以熟葷
臊民食之。無茲朋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
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敷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
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童。鞮十七湛。疏三江
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
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筮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梅士享評起
周室之祀乃
管子本意

朱長春評以
下策可言不
可行矣之變
只一局定之
變只一姓百
谷之王一水
也何普乎徒
多
梅士享評以
後困魯梁萊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九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春通于即阡阡之穀
兩畔爭食之比于隣
界。蠶螫也。齒之有脣也。蠶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
魯梁一國常為齊患也今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
徒奚反。繒之。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
厚者謂之綈。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昔楚代衡山
不過一術諸
國何若是愚
齊又何是術
之必行也計
後而書偽不
足盡美

管子 卷二十四

縹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一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
於此近其境也欲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
曰子為我致縹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
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為縹十二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
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縹縹縹謂
緹息列反車轂轂轂也土角反言其連伍而行轂轂往來相齧而騎
東西連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
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縹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

曾參評到底
用此術

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
也應聲之正春通應聲之正應無以給上應聲之正
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縹修農穀不可以三月
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齊糴十錢穀斗二十四
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
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澗也澗塗其年民被白

管子 卷二十四

二十三

楊慎評清中而濁布理致

張嶠評即前
去拊法

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墉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朱長春評以下多複言無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

當改頭換面耳

藉賦評亦能
愚入

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柯潛評與楚以戰等事亦
塗美之戲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

趙用賢評此策最認然不可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為廣書無疑

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黃震評此術果能服楚楚豈昏冥用覺

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千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勿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莘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梅士享評載
金錢求白狐
皮依然故智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
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
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
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
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
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
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

沈昂新評代
去其本又失
其地而齊寡
然得之謀何
慘也

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
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
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
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
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以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
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春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
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買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

楊忱評械器一術亦迂

管子 卷第十四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
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
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
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
隰劬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劬取之石五十天下聞
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
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
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朱養和評魯割南齊割其勢不得不歸齊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李泌評因心理時終有歸着

清神生心窺微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普通推曆時生

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乎天規圓為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畧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中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統青捐玉總帶玉監朝諸

朱養純評五行四時俱從月令而寓亦授時重民之

遺意

按發
字脫
字下
詭

何俊良評順
君時以惠民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
 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春通
 久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鑽鑿墮窳泄井所以壽民也
 耜耒耨懷銘鈔又搵權渠繩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
 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
 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
 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
 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
 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姚樞評煦如
春日

岳正評于夏
禁傷夷正以
養物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冬至天子東出其國
 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
 之賊人春通四之日于耕下作之地在此十日曰東作天謂之
 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
 樹而主使之春通主使如後沒為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大衍滅三大春通大木大山大衍夏曰蕃秀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

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春通王母即后媪土神土

也莊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曰唯社出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

也以夏日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春通秋曰嘗祖

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春通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祖春通

曾彥評麥祀
太宗黍太祖
各有所配

張榜評奇掘

家也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春通庶人祭其先有田祭無功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春通沃飲之也有功者觀於外燕為沃即飲酬之舉也記曰君舉止于土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沃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威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朱養和評秋
至矣始順時
起事則前同
意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宗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統

白楮玉總帶錫監吹埴篴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春通秋金

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兌之令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周元會評靜處義微

菑戩評犯天之隆語與極

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
 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
 者王王為句詔曰馬牛羊有在野收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
 黑而靜處春通已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參看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
 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春通自冬至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九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

沈鼎新評靜以養動空空穆然

孔穎達評答成畜眾

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春通水落而斷伐臘月之木其器牢趣蒞人
 薪藿葦足蓄積春通水落而蓄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春通連下句通其積也三月之蓄凡在趣
 耕而不耕民以不令春通游民也不芸之害也宜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春通食少而飢不芸之害也宜獲而
 不獲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土民零落不獲之害也宜
 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春演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蟄鳴為其反干來復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
 昏默默張耜當弩鈔耨當劔戟獲渠當脅鞞蓑笠當

